

20世纪书法研究丛书

# 文化 精神篇



WENHUA JINGSHEN PIAN

上海书画出版社

# 二十世纪书法研究丛书

## 文 | 化 | 精 | 神 | 篇

上海书画出版社

封面设计 王 峥  
责任编辑 胡传海  
责任校对 郭晓霞  
技术编辑 吴蕃中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世纪书法研究丛书.文化精神篇/上海书画出版社编.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0.12  
ISBN 7-80635-784-X

I. 二 ... II. 上 ... III. 书法 - 研究 - 文集  
IV .J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2684 号

---

二十世纪书法研究丛书  
文化精神篇

本社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3.625 字数: 343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635-784-X/J · 1405

---

定价: 25.00 元

## 序

20世纪的中国书法经受着凤凰涅槃式的变革历程。它不仅表现在绵延数千年的美用合一观念壁垒被遽然打破,知识者人人必习的历史斩焉中断,也不仅表现在随着书法作为一门自足艺术的专业化倾向日渐彰明,乞灵于主体超越功能的传统思想方法遭受严重贬抑,还同时表现在体制化时代对书法的认识和阐释,亦即学术研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体制化是现代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以现代分工网络的巨大覆盖面,将人们组织在不同目的与功能的社会机构、社会角色之中,并且赋予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和形式规范。自从钢笔取代毛笔、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历史变迁,使书法的存在依据从全社会的泛化状态退缩为单纯的艺术方式以来,尽管仍在较大程度上延续着传统惯性,例如书法主体的广泛、庞杂和业余性质,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现象是,主导书坛的有生力量,已经转向

了职业书家、专业视角以及相关专门机构。这种体制化的社会机制,改变了书法的创作实践、理论阐释、人才培养与信息传播等一系列生存环节,将书法价值意义的实现纳入到新型评价体系之中。书法学术研究作为书法赖以自我确证的基本方式之一,由此走上了与其数千年传统渐趋乖离的道路。

中国传统书学有着其他艺术门类所难以比拟的丰富蕴藏,无论卷帙之浩繁,陈述之广博,还是感觉和思维方式之玄妙,皆可谓民族艺术精神和传统人文气象的最高体现。然而,进入以西方文化与工业文明为震源的体制化时代,它那印象式、写意化、经验论的陈述构架,那种既不受逻辑性的约束,也没有自律性的限制,对于公理化和形式化的素质、概念系统和推理系统的规范似乎从不关心的运思方法,以及具体先于抽象、意会大于言传、直觉胜于理性、感悟重于分析从而过多地依靠主体修养的效应机制,却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脱胎于现代教育制度并生活于现代快速节奏的新型知识者,再也无法从古人那种悠然自足的观照态度和低限度的陈述方式中获取相应的精神含蕴了。正是基于此,一个双向展开的过程,一方面义无反顾地瓦解着传统书法阐释机制的神圣殿堂,另一方面又不无仓促地铺设着现代书法理论思维的初始构件,前者的破坏性与后者的建设性,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书学错综复杂、骚扰多变的历史图景。

这种双向展开的过程在时间和范围上往往是不平衡的。破与立的对应或对等,新与旧的互斥或互补,内与外的相拒或相容,以各取所需、因时而异的组合形式,出现在书法研究的诸多领域。将写字作为理论思维的起点,还是将书法艺术创作作为理论思维的起点,从感性经验的角度切入书法研究,还是从理性思辨的角度切入书法研究,用自在逍遥的艺术精神去验证书法的存在合理性,还是把书法置于整个文化场景中予以审视和观照,导致了价值观念

与陈述语言的巨大差异,而相互间的对抗与融合、因袭与转换,又使得种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变得复杂而微妙。书法与社会、文化、时代以及其他学科的关系,在成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思考依据之同时,书法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的学科意识,也不同程度地吸引着人们的思想建构,形态学本体论的出发点和价值学本体论的出发点,因之形成了更深层面的对立。诸如此类的共时性差异,随着历时性的变化而呈现出阶段性的侧重。例如世纪初的理论家们本身就是创作者,古典的、传统文人式的知识结构仍占据主导地位;而30年代后充实了书法界之外的文化人,将书法看做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逐渐崛起;到了八九十年代,历经政治风云、美学讨论、形式追逐、现代探索、问题情境等等时代思潮洗礼的书法理论思维,获得了与当代学术相联系并在广阔的思想领域中自由驰骋的历史契机,无论新旧、高低、雅俗,还是行内、行外,均有了充分表现的余地。体制化时代所提供的一些物质条件,像出版、新闻、展览、学术研讨会、专业团体活动或群众活动之类,作为客观上的推动力量,不断催化和放大着书法理论形态的现代色彩,同时也携带着良莠竞生、泥沙俱下的庞杂性。传统书学的凤凰涅槃,因此显得既振奋又悲壮。

《20世纪书法研究丛书》汇集了这一变革时代的书法理论思维主要成果,分别从书法史、书法美学、书法考辨、书法品评、书法形态学、书法价值论、书法现代化探索的角度,厘定为《历史文脉》、《审美语境》、《考识辨异》、《品鉴评论》、《风格技法》、《文化精神》、《当代对话》等七个分册。尽管由于篇幅和见识的限制,遗珠之憾或扞牾之失在所难免,但为其反映的时代特征,包括对研究课题、思想理路、价值标准、阐释方法的选择运用,仍足以构成连贯立体的景观,体现了继传统书学的灿烂光辉之后而具有转折性意义的诸多成就。如果说艺术或学术现象及其历程无不蕴含着“绵延”的

维度,其发展、变迁嵌入了承前启后、互相渗透、有机统一和不可分割的连续性,那么,从中不难发现,20世纪书学的转折富于明显而深刻的“断层”意味,它不仅作为通向新世纪的桥梁,并且作为回溯传统资源的过滤器而发挥作用。但愿这套丛书的编纂,能引发更多更深入细致的反思梳理之举,使一边加强着逻辑和美学素质,一边又淡化着历史连续性及其感应素质的“现代性转换”效应,与庞大而悠久的传统书学理论构成一种完整的延接和比照,从而有望减少凤凰涅槃过程的无序度。

卢辅圣

2000年8月于上海

# 目 录

|                           |     |
|---------------------------|-----|
| 序 .....                   | 1   |
| 梁启超 论书法 .....             | 1   |
| 鲁 迅 论毛笔之类 .....           | 6   |
| 林语堂 中国书法 .....            | 9   |
| 梁实秋 书法 .....              | 16  |
| 台静农 我与书艺 .....            | 19  |
| 蒋 彝 书法与中国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 .....  | 24  |
| 沈从文 谈写字 .....             | 33  |
| 郑逸梅 书法 .....              | 44  |
| 周而复 书法美学管见 .....          | 51  |
| 饶宗颐 论书十要(附一篇) .....       | 55  |
| 汪曾祺 自得其乐 .....            | 60  |
| 李泽厚 杜诗颜字韩文 .....          | 67  |
| 胡传海 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的几大民族特征 ..... | 75  |
| 王太雄 试论古典书论中的模糊思辨 .....    | 89  |
| 傅京生 “道”、“理”、“法”考辨 .....   | 107 |
| 余秋雨 笔墨祭 .....             | 118 |



|     |                                 |     |
|-----|---------------------------------|-----|
| 刘骁纯 | 书写·书法·书象·····                   | 133 |
| 花建  | 嫁接与扩散<br>——书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多功能性·····   | 151 |
| 朱光  | 现代书法与文化认同·····                  | 158 |
| 徐建融 | “馆阁体”辩·····                     | 169 |
| 叶秀山 | “有人在思”<br>——谈中国书法艺术的意义·····     | 179 |
| 谢遐龄 | 书法·文字·道·····                    | 188 |
| 金丹元 | 中国书法的文化指向与现代思考·····             | 196 |
| 李继凯 | 两性文化与中国书法·····                  | 211 |
| 金学智 | 二度文化的创造<br>——书法从尊字意识走向自我解放····· | 227 |
| 梅墨生 | 当代书法的窘境及其文化性·····               | 246 |
| 葛兆光 | 通神<br>——外行谈书杂感·····             | 260 |
| 王岳川 | 文化转型中的书法审美价值·····               | 266 |
| 邵琦  | 线·私人化·动作整合·····                 | 282 |

---

|     |                      |     |
|-----|----------------------|-----|
| 金开诚 | 漫话书法艺术与传统文化·····     | 297 |
| 张 法 | 书法在何处辉煌·····         | 303 |
| 林同华 | 中国传统书法文化与现代美学思潮····· | 316 |
| 管毅平 | 书卷气·学者心·传统及其他·····   | 324 |
| 郑晓华 | 书法艺术与传统文化精神·····     | 333 |
| 陈方既 | 传统文化精神与时代书法创变·····   | 350 |
| 姚淦铭 | 论书法历史逻辑及其导向·····     | 369 |
| 钟明善 | 中国书法与中国人·····        | 385 |
| 伍立扬 | 书法性格·····            | 395 |
| 马钦忠 | 论中国书法的象征性·····       | 399 |

---

# 论书法

梁启超

新史氏曰：“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何以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也。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何以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能事也。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果据何主义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而敢嚣嚣然以书法自鸣也。史家之言曰，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者也。书法善，则为良史。反是，则为秽史，嘻，此誓言也！《春秋》之书法，非所以褒贬也。夫古人往矣，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孔子岂其不惮烦，而一一取而褒贬之？《春秋》之作，孔子所以改制而自发表其政见也。生于言论不自由时代，政见不可以直接发表，故为之符号标识焉以代之。书尹氏卒，非贬尹氏也，借尹氏以讥世卿也。书仲孙忌帅师围运，非贬仲孙忌也，借仲孙忌以讥二名也。此等符号标识，后世谓之书法。惟《春秋》可以有书法。《春秋》经也，非史也。明义也，非

记事也。使《春秋》而史也，而记事也，则天下不完全无条理之史，孰有过於《春秋》者乎？后人初不解《春秋》之为何物，胸中曾无一主义，摭给一二断烂朝报，而规规然学《春秋》，天下之不自量，孰此甚也！吾敢断言曰：有《春秋》之志者，可以言书法。无《春秋》之志者，不可以言书法。

问者曰：书法以明功罪，别君子小人，亦使后人有所鉴焉。子何绝之甚？曰：是固然也。虽然，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一述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故善为史者，必无暇断断焉褒贬一二人，亦决不肯断断焉褒贬一二人。何也？褒贬一二人，是专科功罪於此一二人，而为众人卸其责任也。上之启梟雄私天下之心，下之堕齐民尊人格之念。非史家所宜出也。吾以为一民族之进化堕落，其原因决不在一二人。以为可褒则宜俱褒，以为可贬则宜俱贬。而中国史家，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而不知有一团体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以此牖民，此群治所以终不进也。吾非谓书法褒贬之必可厌，吾特厌夫作史者以为舍书法褒贬外，无天职无能事也。

今之谈国事者，辄曰恨某枢臣病国，恨某疆臣殃民。推其意，若以为但能屏逐此一二人，而吾国之治即可与欧美最文明国相等者然。此实为旧史家谬说所迷也。吾见夫今日举国之官吏士民，其见识与彼一二人者相伯仲也，其意气相伯促也，其道德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先有无数病国殃民之人物，而彼一二人乃乘时而出焉，偶为其同类之代表而已。一二人之代表去，而百千万亿之代表者，方且比肩而立，接踵而来，不植其本，不清其源，而惟视进退于一二人，其有济乎？其无济乎？乃举国之人，莫或自讥自贬，而惟讥贬此一二人，吾不能不为一二人呼冤也。史也者，求有益于群治也。以此为天职为能事，问能于群治有丝毫之影响焉否也？

且旧史家所谓功罪善恶，亦何足以为功罪善恶？彼其所记载，不外君主与其臣妾交涉之事。大率一切行谊，有利于时君者则谓之功，谓之善，反是者则谓之罪，谓之恶。其最所表彰者，则死节之臣也。其最所痛绝者，叛逆及事二姓者也。夫君子何尝不贵死节？虽然，古人亦有言，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苟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若是乎，死节之所以可贵者在死国，非在死君也。试观二十四史所谓忠臣，其能合此资格者几何人也。事二姓者，一奴隶之不足，而再奴隶焉，其无廉耻不待论也。虽然，亦有辩焉：使其有救天下之志，而欲凭借以行其道也，则佛肸召而子欲往矣，公山召而子欲往矣。伊尹且五就汤而五就桀矣，未见其足以为圣人病也。苟不尔者，则持禄保位富贵骄人以终身于一姓之朝，安用此斗量车载之忠臣为也！《纲目》收“莽大夫扬雄死”，后世言书法者所最津津乐道也。吾以为扬雄之为人，自无足取耳，若其人格之价值，固不得以事莽不事莽为优劣也。新莽之治与季汉之治，则何择焉？等是民贼也，而必大为鸿沟以划之曰：事此贼者忠义也；事彼贼者奸佞也。吾不知其何据也？雄之在汉，未尝得政，未尝立朝，即以旧史家之论理律之，其视魏征之事唐，罪固可未减焉矣。而雄独蒙此大不韪之名，岂有他哉？李世民幸而王莽不幸，故魏征幸而扬雄不幸而已。吾非欲为僂薄卑靡之扬雄讼冤，顾吾见夫操斧钺权之最有名者，其衡量人物之论据，不过如是，吾有以见史家之与人群渺不相涉也。至于叛逆云者，吾不知泗上之亭长，何以异于渔阳之戍卒。晋阳之唐公，何以异于宸濠之亲藩。陈桥之检点，何以异于离石之校尉。乃一则夷三族而复被煞之名，一则履九五而遂享神圣之号。天下岂有正义哉！惟权力是视而已！其间稍有公论者，则犯颜死谏之臣时或表彰之是已。虽然，然所谓敢谏者，亦大率为一姓私事十之九，而为国民公义者十之一。即有一二，而史家之表彰之者，亦必不能如是其力也。嘻！

吾知其故矣。霸者之所最欲者，则臣妾之为之死节也！其次则匡正其子孙之失德而保其祚也。所最恶者，臣妾之背之而事他人也。其尤甚者，则发难而与己为敌也。故其一赏一罚，皆以此为衡。汉高岂有德于雍齿而封之？岂有憾于丁公而杀之？所谓为人妇则欲其和我，为我妇则欲其为我置人耳。而彼等又知夫人类有尚名誉之性质，仅以及身之赏罚而不足以惩劝也，于是鼎革之后，辄命其臣妾修前代之史，持此衡准以赏罚前代之人，因以示彼群臣群妾曰：尔其效此；尔其毋效彼。此霸者最险最黠之术也。当崇祯、顺治之交，使无一洪承畴，则本朝何以有今日？使多一史可法，则本朝又何以有今日？而洪则为国史贰臣传之首，史则为明史忠烈传之魁矣。夫以此两途判别洪、史之人格，夫谁曰不宜？顾吾独不许夫霸者之利用此以自固而愚民也。问二千年来史家之书法，其有一字非为霸者效死力乎？无有也。霸者固有所为而为之，吾无责焉。独不解乎以名山大业自期者，果何德于彼，而必以全力为之拥护也？故使克林威尔生于中国，吾知其必与赵高、董卓同诟；使梅特涅生于中国，吾知其必与武乡、汾阳齐名。何也？中国史家书法之性质则然也。

吾非谓史之可以废书法，顾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布尔特奇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而必不可妄学《春秋》，侈衮钺于一字二字之间，使后之读者，加注释数千言，犹不能识其命意之所在。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吉朋之《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曰：吾侪宜尔，吾侪宜毋尔。而必不可专奖励一姓之家奴走狗，与夫一二矫情畸行，陷后人于狭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无复发扬蹈厉之气。君不读龙门《史记》乎，史公

虽非作史之极轨,至其为中国史家之鼻祖,尽人所同认矣。《史记》之书法也,岂尝有如庐陵之《新五代史》,晦庵之《通鉴纲目》,咬文嚼字,矜愚饰智,断断于缙小功之察,而问无齿决者哉!

摘自《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1941 年版

### 作者简介:

梁启超,号任公,举人出身,广东新会人,曾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宣传维新变法理论,阐述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后先后创办刊物介绍西方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文化,歌颂民主与科学,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他思想敏锐,学识渊博,其著作内容涉猎广泛,所撰论文平易畅达,深刻精辟,影响很大,其作品汇编为《饮冰室合集》。

## 论毛笔之类<sup>①</sup>

鲁 迅

国货也提倡得长久了,虽然上海的国货公司并不发达,“国货城”<sup>②</sup>也早已关了城门,接着就将城墙撤去,日报上却还常见关于国货的专刊。那上面,受劝和挨骂的主角,照例也还是学生,儿童和妇女。

前几天看见一篇关于笔墨的文章,中学生之流,很受了一顿训斥,说他们十分之九,是有钢笔和墨水的,这就使中国的笔墨没有出路。自然,倒并不说这一类人就是什么奸,但至少,恰如摩登妇女的爱用外国脂粉和香水似的,应负“入超”的若干的责任。

这话也并不错的。不过我想,洋笔墨的用不用,要看我们的闲不闲。我自己是先私塾里用毛笔,后在学校里用钢笔,后来回到乡下又用毛笔的人,却以为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



做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和墨水。譬如在学校里抄讲义罢，即使改用墨盒，省去临时磨墨之烦，但不久，墨汁也会把毛笔胶住，写不开了，你还得带洗笔的水池，终于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摆开“文房四宝”<sup>③</sup>。况且毛笔尖触纸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细，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劳，越写越慢。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无论如何，总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

青年里面，当然也不免有洋服上挂一枝万年笔<sup>④</sup>，做做装饰的人，但这究竟是少数，使用者的多，原因还是在便当。便于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决非劝谕，讥刺，痛骂之类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假如不信，你倒去劝那些坐汽车的人，在北方改用骡车，在南方改用绿呢大轿试试看。如果说这提议是笑话，那么，劝学生改用毛笔呢？现在的青年，已经成了“庙头鼓”，谁都不妨敲打了。一面有繁重的学科，古书的提倡，一面却又有教育家喟然兴叹，说他们成绩坏，不看报纸，昧于世界的大势。

但是，连笔墨也乞灵于外国，那当然是不行的。这一点，却要推前清的官僚聪明，他们在上海立过制造局，想造比笔墨更紧要的器械——虽然为了“积重难返”，终于也造不出什么东西来。欧洲人也聪明，金鸡那原是斐洲的植物，因为去偷种子，还死了几个人，但竟偷到手，在自己这里种起来了，使我们现在如果发了疟疾，可以很便当的大吃金鸡那霜丸，而且还有“糖衣”，连不爱服药的娇小姐们也吃得甜蜜蜜。制造墨水和钢笔的法子，弄弄到手，是没有偷金鸡那子那么危险的。所以与其劝人莫用墨水和钢笔，倒不如自己来造墨水和钢笔；但必须造得好，切莫“挂羊头卖狗肉”。要不然，这一番工夫就又是一个白费。

但我相信，凡有毛笔拥护论者大约也不免以我的提议为空谈：因为这事情不容易。这也是事实；所以典当业只好呈请禁止奇装异服，以免时价早晚不同，笔墨业也只好主张吮墨舐毫，以免国粹